

子夜聽瓜

梁澄清著



PDG

子存聽凡

梁澄清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子夜听风/梁澄清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7

(文华丛书/傅实主编)

ISBN7-5063-1928-4

I. 子… II. 梁… III. 散文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5944 号

作者:梁澄清

主编:傅实

责任编辑:联合国

装帧设计:孟迪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100026

E-mail: wrtspub @ pubic. bta. net. 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通州印刷厂

开本:850 × 1168 1/32

字数:200 千字

印张:10

印数:1—2000

版次: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7-5063-1928-4/I. 1912

总定价:150.00 元(本册:18.00 元)



I267.1

125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追忆少年月光

- | | |
|----------|------|
| 泾河湾放钓 | (3) |
| 梦望鼓声依旧 | (9) |
| 追忆少年月光 | (13) |
| 故乡记事(三题) | (18) |
| 一个小山村的记忆 | (35) |
| 醉听乡原自乐班 | (47) |
| 古柏 | (52) |
| 故乡及水的感情 | (59) |
| 关中暴雨 | (63) |
| 支书——志义 | (70) |

曾学陪酒

一夜百金	(73)
染发的故事	(78)
还说头发	(82)
丢失了房门钥匙	(85)
曾学陪酒	(92)
胖了,瘦了	(96)
听来的故事	(101)
想到两则故事	(103)

门房小记

张过先生	(109)
鼓与安志顺的生命	(112)
贺艺书虎	(118)
春轩暨祭父母文	(120)
心念几位亡友	(127)
门房小记	(139)
安仁	(143)
彩玲	(150)
小不点儿	(159)

秋夜独语

人缘心记·····	(163)
渭河涨水记·····	(165)
五月的风景·····	(167)
秋夜独语(二章)·····	(171)
日蚀·····	(176)
子夜听风·····	(178)
过年,归家去·····	(183)
走进秦腔曲牌·····	(186)
《牵线》牵魂·····	(189)
鸟笼·····	(192)

生命札记

羡慕·····	(195)
鱼之梦·····	(200)
品读孤独·····	(202)
疲惫·····	(203)
生命札记(四章)·····	(211)
生命乐章(八则)·····	(216)
沉淀于心的别情·····	(224)
我的“农民意识”·····	(228)
愧对母亲(二题)·····	(234)
听歌笔记(四题)·····	(239)

素面朝天

- 犯傻——在第一个早晨····· (245)
- 苦力····· (250)
- 请读读这个“贱”字····· (254)
- 素面朝天····· (258)
- 卯溪钓古····· (261)
- 项羽是七尺男儿····· (265)
- 五丈原读《出师表》····· (270)
- 一副旧联····· (274)
- 品味雅与俗····· (288)

附 录：

- 贵在俗说····· 阎 纲(289)
- 《俗眼望莲》：生命视域里的世俗人生····· 韩梅村(292)
- 关于说话——代后记····· (296)



追忆少年月光

回忆会使生命变得单纯。

对于少年时代月光的回忆使生命年轻如月。

……

于是，月光于我，仿佛一首早年的抒情诗，只能作为遥远的记忆，在梦里相约寻找。

——《追忆少年月光》

泾河湾放钓

二十多年过去了，可那些鱼儿一直从我心窝子里向外跳。月光下，那些乱箭似的穿透水面的小鱼儿，身子在空中闪着朦胧的银白，随着这些射出与落下，那种在河湾水面溅起的声音，仍旧是那样湿漉漉的，急切而又生动。每当此时，心中也便就有了那弯皎洁的月光，和那清亮的鱼儿咬勾扯线时牵动的铃声……这一切真是太美太美了！

那是七十年代的一次奇遇。

高胖子是我们的艺术馆长，人胖点，加上平日大大咧咧，便有了这雅俗共赏的外号。

大概是六、七月的天气，城里正热。那时我们常到县级文化馆去，称作下乡。我同高胖子两人相携，乘火车去了三原县。农村正忙，县文化馆同志接待我俩住进旅馆，人便匆匆忙忙地走了。旅馆里房间很小，也没有空调之类东西，在里边呆一阵子人便感觉闷气。

高胖子先出去了。刚下过雨不久，见他蹲在院子的一棵泡桐树下忙乎着。我走出一看，原来他在挖蚯蚓。树根周围的土显得潮湿，他用一节儿粗铁丝，一会儿就挖出许多蚯蚓来，有长有短，有粗有细，全装进一只小瓶子里。一问，才知道他是挖蚯蚓做鱼饵，准备钓鱼。



太阳偏西的时候，我们坐火车返回泾河车站，这时，天已近傍晚。从车站下车，我们便沿铁路向泾河河道走去。傍晚的泾河道，暴晒了一天的砾石仍散发着强烈的热能，脚踩在上面，不一会就有烙烫的感觉。河里的水很少，已经滚到靠南的岸边，几乎象要断流，把一个偌大的河床赤裸裸地暴晒在强日光下。

我们寻觅积水的河湾，由东而西，向河流的上游走去。慢慢地，太阳落山了，天边烧起了红云，红云的下边是黑色起伏的山坡剪影。最后，远处的树木也全部变成了黑色的形状，天完全黑了。老高说：“行了，这儿可以。”我突然发现眼前一片亮色，原来泾河扭了一下身子，这里便有了一个积水的河湾。此前，老高与我一直默默走着，此刻，他有点兴奋。

对于钓鱼，我是个门外汉。从小生长在渭北旱塬上，吃口水都要从三十六丈深的井里去绞，哪儿能谈得上钓鱼呢。钓鱼在我的心里只能是一种视觉中的风景或梦幻。有时在公园的湖水边，见别人坐一只小凳，静静地举一根鱼杆，我心里还纳闷，他们怎能那份耐心！但此刻象盲人骑瞎马，糊里糊涂跟着高胖子夜走泾河湾，我不知道黑灯瞎火，他倒有何能耐。

不一会儿，高胖子的能耐就露出来了。只见他打开手电筒，从提兜里先拿出装蚯蚓的小瓶，然后就拿出了一包缠好了的线卷，并且每根线头一端都有一根弯月似的钓钩，钓钩分叉处，分出的线头上都系着一块铅垂。但我仍然不懂，不知高胖子是怎样个钓鱼法，因为他可是没有拿长长的竹钓杆呀。平日望人家钓鱼，都是手里持有这种长长的什物，难道他用胳膊代替不成。

高胖子知我懵懂，仍未解释。很快地从小瓶子里

掏出一根蚯蚓，用指甲断出一小节，穿上鱼钩，然后就把那根缠着的线卷全部绽开，大约有好几丈长。他让我往旁边躲开几步，然后就像草原上的骑手做出那种甩绳套子的姿势，一手牵住线根，一手将钓钩和铅垂一起在空中抢几个圆圈，趁势一松手，那钓钩便因铅垂的重量被抛出好远，一个声响落在了水湾深处，溅起一片水花。我顿时心里开了窍，原来这又是一种钓法，过去可未曾见过。

缠着的钓钩和线卷，被一个一个绽开，穿上鱼饵，甩进水弯子里，同时，水湾边站人的沙地上，也就插起了一排小棍子，每根钓线都被系在小棍子的上端，线根上还吊起一只一只小铜铃。我真不知道，高胖子在哪儿搜集下这些杂物玩意儿，平时他可是守口如瓶。

起初好大一阵儿，没有动静，大概是鱼儿被甩勾的响动吓得逃跑了。这时，高胖子手中忙乎完了，就坐在沙滩上抽起了烟，嘴里边自言自语：“过一会儿，就热闹了，”显得很自信。果然，过了好大一阵子，一只小铃先响了起来。此时，月亮还没有升起来，河湾里仍然一片黑暗。我跟着高胖子闻声向铃响的地方悄悄走去，铃儿却又不响了。高胖子在黑暗中抽着烟，说：“这是开始咬勾，再等一会儿。”又过了一会儿，这铃声真的就响了起来，而且响得很急促，好像是有人用手在摇铃儿一般。高胖子说：“好了，上勾了！”他让我打亮手电筒，顺着钓线，向水中照去，自己则蹲下身子，两只手交换着把钓线往回拽。在手电筒的光晕中，眼看钓线一节儿一节儿收近，而线那头儿浸在水中却似摇摇摆摆。终于，光亮中，水中出现了鱼的影子，是一只三寸左右长的家伙，被钓线牵引着，很不情愿的样子，那只尾巴便



尽力在水中扭来摆去，向往自由，不愿上钩。高胖子眼尖手快，一伸胳膊，忽一下子，鱼便落在了沙滩上，带着钩和线，一跳再跳。当高胖子伸臂把鱼儿抓在手里时，我这才看清那尖锐的弯钩果然深深穿透了它的上颌。第一次见到这种情景，心里不由为之一动，感觉十分残忍。高胖子重新穿上鱼饵，铅垂和钓钩又被抛入水里。

此后，插在水湾边小木棍上的铃声，就先后响了起来，我便配合着照亮，弄鱼饵，慢慢地动作也变得熟练了。有一次，几处铃声同时响起，我便与高胖子分头行动。高胖子技术老练，不要手电，我便把手电筒拧亮，夹在大臂弯处，两手轻轻地换着拽起了水中的丝线。说实在的，假如没有这样一个夜晚，我实在是难以体验这种钓鱼的欢乐。那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逗得你不知不觉间便全身心地投入。

我学着高胖子的样儿，把那根绷得紧紧的丝线拽在手里，便有一种感觉，那种被咬钩的鱼儿传达在丝线上的隐隐的力度，使你的心里不由不产生一种兴奋，使你得既小心翼翼、又认认真真地掌握住那种力，与它靠近，与它周旋。我就是在这种微妙的感觉中将那根线儿，由远到近，一寸一寸扯到跟前，果然，又是一个贪食的家伙，只是它显得要比第一个上钩的鱼儿大。记得我当时不由嘴里既可怜它、又不无嘲笑地说着什么，想伸出一只手，在水里去抓取这只猎物，谁知，这鱼儿一摆尾巴，竟然从水面跳起多高，把一片水花溅在我的身上，它终于以最后的力量和疯狂，拼死挣脱鱼钩，保全了自己的生命。真想不到，一只小小的鱼儿，此刻爆发出的力量会是那样的大。由此不由想到那“鱼死网破”



的成语，真是说透了世间事物求生时孤注一掷的豪迈与惨烈。为了生命，大概它们同人类一样，有时也是不顾一切的。而我却一直在想着它脱钩时那必然穿裂挣断的伤，心中便不禁有一种隐隐的痛。

到手的鱼儿脱了钩，高胖子便对我来传授起钓的方法。他说，鱼儿在水中时，那还是它的世界，牵线需慢，要耐心与它周旋，慢慢诱它至水边。待到鱼近浅水，起钓必须当机立断，不能片刻犹豫，否则，若咬钩的是一条大鱼，为脱钩最后的挣扎搏斗，甚至会将钓者拖入水中。这又是难得的常识与哲理。

要说，那天夜里，最动人的时刻还是在夜半子时。这时，月亮已经高高地挂在天空，白天的炎热也已经退去，鱼儿不知为什么再也不曾咬钩，河湾子的水面在月光的映射下摇曳着，波动着，清波鳞鳞，闪闪烁烁，十分美妙，整个一个河道显得如此的空旷与安静。瓶子里的蚯蚓也用尽了，我们坐在石砾上休息，扯闲。

突然，一声“扑喇喇”水响，便见一缕白光从水中射出，“扑喇喇”一声，倾刻又落在水面，再溅出一个响声。高胖子说：“时辰到了，水里的鱼要开始比赛跌膘了。”随后，就见水面如乱箭齐发，不知有多少鱼儿争先恐后从水中冲出，同时扯起一道水柱，飞向半空，然后又跌落下来，把一湾河水打的啪啪作响，溅起的水花在月光下泛一片灿烂，有的竟落到沙滩上。这种奇异的景观大约持续了10多分钟。我真是被这奇异的景象惊呆了，不知是喜爱这欢悦活泼的景象，还是佩服这群起奋争的精神，总之，那种美妙、那种气势、那种热烈、那种力感，使我二十多年来总是难以忘记。虽然，至今我并不明白子夜时刻这种水中生物的特生命现象，究竟



属于死的恐慌与躁动，还是生的欲望与渲泻，但是，我却宁愿视其为一种美丽。它使我感受到了宇宙天地之博大，万物趣意之无穷。使我明白了，在我们的生命之外，还有更为奇妙的世界，更为美妙的景观。

整整忙碌了一个夜晚，同样也激动了一个夜晚。黎明时起风，河道里凉嗖嗖的，使我更无倦意。天色大亮后，我们在火车站乘车返回。高胖子的提兜里只有他带去的那些丝线什物，我的提兜里也只有脱下的衣裳。钓鱼一夜，我们却未将一条鱼带回家去。但就因为那一夜泾河湾的经历，使我时常不由琢磨钓鱼这回事儿，并在20多年之后，把它写在了稿纸上。

其时，“文化大革命”虽非如火如荼，但却仍然主宰着我们的生活。但我们那天回家之后，确实在大白天睡了一个好觉。

2000年6月11日下午 图书馆办公室
(刊《中华散文》2000年第9期)



梦里鼓声依旧

鼓声里，天空扬扬洒洒地就落下了雪粒、雪花、雪絮、雪团，一阵儿的功夫，村东门外竟然变得雾蒙蒙的了，家门外堆放的粪土堆儿上、柴禾堆儿上也有了白白的一层感觉。鼓声里，不知谁家的后院子里首先扯出了杀猪的嚎叫声，不久，前街后巷便不断地有猪们挨宰时一声接一声的嘶叫回应。就在这忽高忽低，忽长忽短的叫声中，被脱去了毛的猪会白晃晃地被倒挂在了街道边的那根槐树枝杈上，闪闪发光。

鼓声里，村中央关闭甚久的旧祠堂的双扇黑漆大门上的铁环子响起，在那间最大的教室的山墙上，顶天扯地地挂起了那轴阔大无比的全村人代代供奉的宗族祖辈的尊容画像，画像两边陪置的红轴印金大对联也同时挂起来。造形雕刻十分考究的红木条桌、八仙桌子，此时不知从何处抬了来，上面依次排列着锡制的精致的烛台、香火筒、酒器，同时也插上了蜡烛，点亮了灯盏，摆上了祭祖的贡品。

鼓声里，穿戴一新的男男女女，突然皆面带喜气，彼此说话时比平日温和客气得多了，男人们甚至见面时还彼此拱一拱手。

这鼓声那么熟悉，那么动听。我忽然明白了，这是自己村子的那面老鼓。一对儿柳木鼓槌，四幅带红纓



子的铜钹，两只二尺通心的大铜锣，一只音色与众不同的小马锣子。这套家伙曾经在祈雨的队列里敲得热火朝天，使那顶神的神汉马角蹦得手舞足蹈，灵魂出窍。之后，不知藏到了什么地方。可这会儿敲打起来，那鼓点子又是那么的紧凑动听，有松有紧，有疏有密。酝酿情绪时，是那么的从容不迫；打到紧火处，真可谓紧锣密鼓。节奏舒张时，大开大合；情绪振奋时，沸腾激烈。我曾经十分遗憾自己不会记谱，未能记录下故乡这醉人的鼓点。然而，当它响在梦里时，与之同时，以上各种景象便不期而至，心里也便明白：年到了，该过年了。

回忆当初，年是如此的神圣，过年又是那么的温馨有趣。

父亲此时会突然停止了冬日的其它一切活动，马上找出那只圆盘一样的竹篾编就的筛子，从套房里抱出藏贮甚久的小麦，一筛一筛认真地摇。筛子这时在父亲的手里变得十分的神奇，在不断的旋转中，麦子和秕子、杂物自然分开。父亲用竹筛筛去麦子里混着的杂物、石粒、土块，然后再把麦子倒进那只木制的方厢里，我们一伙眼尖的孩子会被吆喝来，趴在边上，伸出小手，寻拣还混在其中的杂物。父亲这一次收拾麦子，比以往要多得多，而且，这一次要磨的麦子里一定不会再搅进其他杂粮。最后，当父亲依靠经验，把一马勺一马勺的水倒入筛好拣净的麦子中时，你便明白，这是要磨过年的面了。一个冬天里吃着杂粮，过年可以吃纯麦面了，可以提上纯麦面做成的油包子馍去出门走亲戚了。此时，幼小的心灵仿佛已经听到石磨子转动的声音是那么的动听，而同时似乎也就看见了那双手扳动的铜丝罗网底下，纯白的小麦面粉简直如雪花一样

